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王永鎮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三十五

京房傳　漢　班固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吏察舉補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

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舉廢

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惟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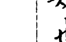
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
房曰然則令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
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
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
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
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
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
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

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耳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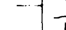
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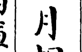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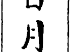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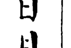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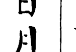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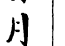
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三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陪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已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

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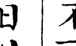








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令臣得出守郡自說劾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陜復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强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

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絶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惟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

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以為上意欲問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令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既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

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説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趙廣漢傳　班固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才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

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
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
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内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
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
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
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
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
相怨咎又教吏為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

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强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
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
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
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
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
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
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其掾卿所為
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

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辠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强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

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勑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

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摘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

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強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

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内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

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

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傳

班固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劒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

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
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究事
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
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
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
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
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
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

邑子既去定國迺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埶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

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强豪强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

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踈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閎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

為知人

韓延壽傳 班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剌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强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

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頴川頴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頴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

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黄霸代延壽居頴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争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宫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及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

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奸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勑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

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右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曰宜

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

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髠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以為更大

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幷問之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廪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廪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奸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黄紈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

四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籣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

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

誅延壽之風類也

蓋寛饒傳　班固

蓋寛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髙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户將事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寛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為衛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寛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

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尚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自此正馬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襌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

擢為司隷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寛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寛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寛饒不説仰視屋而嘆曰

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乃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髙有

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
庶子王生高寛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
白公正不畏强禦而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
權尊官厚禄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
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
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
而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
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

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寛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寛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

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寛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寛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寛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抵挫上書頌寛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寛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

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何並傳 班固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並爲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初卬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

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渡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乃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

耶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剌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剌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讙譁以為實死成帝太后以卭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竝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閤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

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
為美俗使者是時頴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
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
為弟請一等之罪願埽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
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
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
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
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

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為小椁亶容下棺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郎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十七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三十六

朱博傳　漢班固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

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

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録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

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
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
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瑯琊太守齊
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
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
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乃召見諸
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
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

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

傑以為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宂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强懾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詰閤博乃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

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

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
欲洒卿恥杖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
博因勅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
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効博擢禁連
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
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
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
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

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寇盜博厚給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從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

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為博苟强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馬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

嚴延年傳　班固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律法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

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復劾延年闌内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强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

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
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
避之莫敢與啎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
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
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
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
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
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

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强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强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内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埶於政事不能絶

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太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莬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

喉咽二周餘𧾷𧾷秀盛苗䘚何可不鉏也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黄霸在頴川以寛恕為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鳳凰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内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延

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瑯琊太守以視事久病
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
不能去邪又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延年坐選舉
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
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
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
忽不樂取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
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按丞驗有此數事以結

延年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

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

樓護傳 班固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才何不宦學乎由是辭其父學經傳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

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惟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
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
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
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强諫反
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它職事去主簿終
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
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吕寛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
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吕寛亡寛父素與護相

知寛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寛詔書
至護執寛莽大喜徵護入為前煇光封息鄉侯列於九
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煇光界
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禄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
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勢賓客益衰至王莽篡
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而成都侯商子邑
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惟護自安如舊節邑
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

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傳 班固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

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
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
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
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
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
俱著名字為後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
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
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

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乃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久之與扶風相失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耆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閤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惟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由是起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

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踈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荆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謌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臥

遵知飲酒飫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亂男女之别輕辱爵位羞汚印韍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内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黄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

之居居井之眉處髙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懐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為甍所轠身提黄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宫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閒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

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竦為賊兵所殺更始至長
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
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竒之遣還
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揚雄傳 班固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
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别也揚

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馬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耆欲

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

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鹵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

為昔在二帝三王宫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榖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黄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雀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

北繞黄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御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兎

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謿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謿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

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晝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

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賛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歴相應亦有顓頊之歴焉揲之以三策開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捝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雄

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
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
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
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
之譔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贊曰雄之自序云
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
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歳餘奏羽獵
賦除為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

賢同官當成哀平閒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屬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簒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内不求於外

於時人皆曶之惟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絶倫
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
後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
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禄
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
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
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竒字雄不知情有詔不問然
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静作符命雄以病

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

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葢誅絶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姚希發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三十七

西南夷兩粵傳 漢班固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巂昆明編

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莋都最大自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粤東粤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粤南粤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

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粤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粤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誠以漢之强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莋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

厚賜諭以威徳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莋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溼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

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公孫等因言西南夷為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問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閒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

乃留為求道四歳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粤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粤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粤南

粤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粤破
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筰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
以邛都為粤嶲郡筰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
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粤破及誅南夷兵威風
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
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
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
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

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

建元四年趙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惟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嶺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興兵誅閩粵死亡

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
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
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粤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
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
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
齊請歸胡薨謚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藏其先武帝文帝
璽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摎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
請立摎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尚

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
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興
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曽與霸陵人
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
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衛
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
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
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

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邉闗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粤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勢未能誅王

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粤内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趨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

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郟莊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粤又有王應獨吕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粤境吕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内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

慮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樛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龔侯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

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

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敺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侯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

及粤揭揚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粤將畢取以軍降為

膫侯粤桂林監居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

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粤

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

九真日南九郡

西域傳　班固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

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

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

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邉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漢興至於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

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馬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

使者鄭吉迎之旣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歳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已校尉屯田車師

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兹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戸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外戚傳 班固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

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

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絶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平

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録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謚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黄牛車故百姓謂之黄牛媪初上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太

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
王媼媼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為同
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為廣望王迺始婦產子男無故
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
宅仲卿謂迺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媼為翁須作縑
單衣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
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
與之媼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仲卿載迺始共求媼媼

遑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柰何欲予他人仲卿詐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柳宿媪與迺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為汝自言翁須曰母置之何家不可以居自言無益也媪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媪與翁須共宿明日迺始留視翁須媪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媪歸糴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

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宣奏王媼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内侯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户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户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王

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後為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之廣漢坐論為鬼薪輸掖庭後為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

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乃置酒請之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廣漢重令為介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倢伃是時霍

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户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予衍曰夫人所

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

傾遜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許后立三年而崩謚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為杜陵南園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十九